

A STYLISTIC STUDY OF DIJI
IN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汉魏六朝地记之 文体研究

李翠叶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汉魏六朝地记之 文体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目前地理学界一般将六朝地记作为方志的开端，只在绪论中进行简单梳理，文学界则以纯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考察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文学特色、地记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不足以认知各类地记文献的文体特征以及它与六朝地学知识学术形态的关系。

《汉魏六朝地记之文体研究》将以“知识传承与文体变革”为研究角度，将地记放在六朝地学知识的发展中进行考察，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地学知识的生成扩展与记体之间的关系：地学知识的独立与记体的生成、地学认知角度与记体类型的演变、地学认知主体与记体的记述形态、文人的地学修养对各类文体的变革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地记之文体研究 / 李翠叶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682-6537-9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方志学-文体-研究-汉代-魏晋南北朝
时代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3054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25

字 数 / 17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78.00 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目前地理学界一般将六朝地记作为方志的开端，一般相关的地理学专著只在绪论中对其进行简单梳理，而文学界则以纯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考察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文学特色、地记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不足以认知各类地记文献的文体特征以及它与六朝地学知识学术形态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知识传承体系，现代学界研究者较少。学界多重在研究经学阐释史和学派思想史。经学阐释史，在于以经学本身为研究对象，考察经学阐释活动和经学阐释类文献。学派思想史，主要在于解构这一学派内在观念的建构，考察各学派之间思想的异同、互补。

而所谓知识传承体系，重在考察一个时代共用的知识资源，知识的扩展、分化和文献衍生、文体变革的关系，以及文人的知识修养对于各种文献文体形式变革的影响。地记属于地学知识体系，将它的文体变革放在知识传承流变中进行考察，才能凸显其文化的构建意义。

中国地学知识的独立，直到魏晋时才伴随记体的发展而成熟起来。《汉魏六朝地记之文体研究》将以“知识传承与文体变革”为研究角度，将地记放在六朝地学知识的发展中进行考察，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地学知识的生成扩展与记体之间的关系：地学知识的独立与记体的生成、地学认知角度与记体类型的演变、地学认知主体与记体的记述形态、文人的地学修养对各类文体变革的影响等。

记体在知识传承中的功能和价值，就在于它的杂录、序次、整理所承担的对于知识的延展作用，原有的知识经过组合、序次，有一类保持了杂录的形式，有一类则形成具有新认知范型的记体。第一，杂录类的记体，使人类积累的大量认知成果在整理汇集后得以交流，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记体中的各种文体要素通过文献衍生和文体变革的

形式引起又一次知识体系的延展。第二，新的记体形成新的知识范型，进而又一次规范了人们的认知角度，既可以成为时人的知识修养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又可以用这种认知角度去重新考量之前的作品，从而再次发现大量的知识。知识的传承机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延展、汇集、再延展的过程。而记体在其中承担着整理知识、选择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可以说记体广泛参与了整个社会知识和观念的建构。

如果将记体的文体特征仅仅看成笔记、描述、杂录，则不能充分展现记体在知识传承中选择知识、序次知识、传播知识的作用以及随物赋形所生成的文体特征的丰富性。我们将充分思考认知层面与文化内蕴积淀对文体的影响，从知识与文体互构的角度对记体的生成及其流变进行研究。

六朝地记之后，迎来了唐宋山水文的繁荣。这种现象，与战国时期经过对各种早期传记进行序次整理后，汉代迎来论体文的繁荣非常相似；也同经过博物类、风俗类记体的发展后，唐代迎来笔记小说的兴盛相似。这说明，记体作为一种知识储备，是文学得以繁盛的基础。一种经验性知识的丰富，必定会引来文学的变化。记体的发展和文风变化同时并存，不是偶然的。

目 录

绪论	001
一、近三十年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地记之文体研究	002
二、魏晋地记研究的文献基础	006
三、知识传承理论与文体学研究方法	008
第一章 地学知识形态的展开与文体形式的演变	013
一、先秦行政地理观及其地理著作形式	014
二、汉朝地理观念的转变与地学文献的生成	018
三、魏晋地学知识形态与地理知识独立谱系的形成	029
第二章 州郡地记文体体例研究	041
一、著作概况	047
二、州郡地记的文体特征	050
三、以记述为核心的文体表达	060
四、魏晋时期地记与风俗记的文体新变	064
第三章 异物志文体体例研究	068
一、“异物志”的生成与辑佚概况	068
二、知识兴趣的转变与地理博物体“异物志”的生成	074

三、中国地学中博物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异物志”文体体例	075
四、地理博物与《博物志》学术价值和文体性质的再认识	089



第四章 山水认知和山水记文体的生成

一、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突破	103
二、作为“山脉、河流”内涵的山水认知	105
三、独立的山川与魏晋山川记的产生	111
四、晋唐山水认知体系下唐代山水记文类的生成	123

第五章 六朝文人的风土知识和中古文学的转变

一、魏晋士人博物知识体系下的地学修养	133
二、魏晋地学知识与中古文学的转向	139
三、魏晋博物知识的转向与六朝记体的繁盛	146

结语	169
----	-----

参考文献	171
------	-----

后记	182
----	-----

绪论

汉魏

绪论

中国的地学知识，在先秦、两汉、魏晋这三个阶段，所表现出的地学观念、知识形态、知识兴趣有一个不断变化、演进的过程，并逐步完成了从官方知识到私学的转变，其文献形态从国家秘藏的地理图籍档案衍生出“地记”一体，进而转化为文人的一种地学修养。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汉书·艺文志》并无“地理”一门，地理知识作为附着因素存在于国家的各种行政文献，以及各种相面、相宅等书中，合为“形法”一类而列入“数术略”中，至王俭《七志》始分立“图谱”一项。至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地理著作，南朝陆澄首次对前期地理书做总汇，编纂为《地理书》，共149卷，注云：“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之后，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作《地记》二百五十卷”，“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①。这种整理编纂同类书籍的过程，代表着魏晋地理观念的确定。而所谓“抄撰众家之言”，说明私人著述开始成为主要的地理文献形态。至《隋书·经籍志》在史部专列“地理类”，罗列以魏晋地记为主体的有关地理著作，象征着中国地理知识在国家档案、图谱之外，开始出现私人地学著述。

作为私人著述，六朝地记在内容上不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内容，其最大的文体功能在于，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对自然地理观察的知识角度，这些角度以文体的形式确立，如州郡地记、异物志、山志、水记、宫殿记、庙记、陵记等多种形式。而在文献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和记述方法，也首次奠定了认知地理的知识架构和知识要素。这些文献均以“记”为名，确立了记体作为认知性文体的属性。

001

^① [唐] 魏征，等. 隋书·经籍志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988.

六朝地记历代辑佚表

时间	综合辑佚	区域辑佚
明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陶宗仪《说郛》 2. 何允中《广汉魏丛书》 	
清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 2. 王谟《增订汉魏丛书》 3. 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4. 黄奭《汉学堂丛书》 5. 陶栋的《辑佚丛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荆湘: 陈运镛《麓山精舍丛书》(约 30 种) 2. 西北: 张澎《二酉堂丛书》 3. 岭南: 伍元薇、伍崇耀《岭南遗书》 4. 永嘉郡: 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
民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叶昌炽《叠淡庐丛稿》 2. 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 2.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
现代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2.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 3. 史念海《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论文), 梳理了东汉魏晋的全国总志和各区域地志作品的撰述情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许作民《邺都佚志辑校注》 2. 缪启愉《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 3. 吴永章《中国南方民族史主要籍题解》 4. 骆伟《〈南越志〉辑录》 5. 冯君实《〈邺中记〉辑补》 6. 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 7. 陈晓捷《关中佚志辑注》

一、近三十年现代学术体系下的地记之文体研究

地记, 在汉魏六朝时, 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隋书·经籍志》对这一类文献做了梳理。唐宋时期对这类文献的认识, 主要表现在: 第一, 史学范围内的批评, 主要以刘知几为代表, 认为它的性质丛杂。第二, 近代文学研究范围内的褒扬, 认为六朝地记为唐代山水游记的开端。第三, 明清时期, 主要是辑佚工作。综合性辑佚包括明代陶宗仪的《说郛》、何允中的《广汉魏丛书》等, 清代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增订汉魏丛书》, 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陶栋的《辑佚丛刊》等, 区域性辑佚的



有：清代陈运镛的《麓山精舍丛书》（约 30 种，荆湘地区），伍元薇、伍崇耀的《岭南遗书》，孙诒让的《永嘉郡记校集本》等；民国时期综合性辑佚有叶昌炽的《彙淡庐丛稿》、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区域性辑佚有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王叔武的《云南古佚书钞》等；近代综合性辑佚有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区域性辑佚的有许作民的《邳都佚志辑校注》等。

目前史学界、方志学界一般将汉魏六朝地记作为唐宋方志的开端，相关的学术专著只在绪论中对其进行简单梳理。文学界则采用纯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写景艺术、地记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不足以认知各类地记文献本身的文体特征，以及地记作为一种新地学知识对六朝其他文献的文体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方志界对于地记的研究，如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王成组的《中国地理学史》等，为我们理清了地记的性质、分类、主要内容等基本知识，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研究范围。^① 六朝地记的性质。一般将六朝地记作为方志演变的一个阶段，以其为唐宋方志的开端，基本上已经达到共识。主要引述《四库全书》：“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认为“方志的演替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全国性区域志、地记、图经、地方志四个主要发展阶段”^②。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如六朝地记兴盛时，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也会提到“方志”，说明方志和地记是并存而非继起的文体。^③ 地记的文体特征。史赵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地理学研究》认为六朝地记“不仅极大丰富了《汉书·地理志》涉及的地理内容，而且又在地理志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人文内容，使地理志渐变成地方志，趋向史传化”，认为地记具有史传化的特征。黎子耀《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

^① 中国科学院地学史组.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336.

支——地记与谱学》，认为地记既言地方风土，又载地方人物，兼具志、传两种性质。^③ 地记的分类与内容。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将地记分为六类：表彰先贤耆旧、记载建置沿革、描绘山水风光、叙述地名来源、介绍水利交通、反映物产风俗六类。辛德勇认为：“在隋代以前，地志纂述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体现为地方志的形式是以异物志、山水记、风土记和风俗传等为主，有很强的志异、志奇色彩，而州县城乡之建置、道里驿程之远近、关隘津梁之位置、土田林藪之广狭、人口多寡、形势险易等社会性内容，则一般很少予以记载。”^①王成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认为：“魏晋以后，地记著作的撰写，显著增多起来，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还有记山水的‘水道记’和‘山水记’等。”将地记分为州郡地记、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四种。

在文学学科范畴进行研究的，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是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文章《六朝之地记》，认为无论从撰者、体裁内容、功能，还是文章形态上所做出的研究，都显示出了六朝地记与前期地理书及后代地方志的不同。“六朝时代，承图经、风土记之余风，更有某记、某州记之撰述，尤以晋迄南朝间，盛极一时”。从撰者看“出自当地人士之手者八，当地人士为该郡太守者一，其撰者皆为世阀名家且盛负文名之士”，这和地志的撰写者为史官的性质不同。从体裁和内容上，青山定雄分述了各类地记所撰写的类目，包括郡县沿革、山川、城郭、桥梁、亭台、人物等，各书大致如此，又有所取舍，“至于其他地方志普遍记载之疆域、距离、户口、财赋等逸文，则不经见”。关于一地中人物之记载者，考其书目，多以先贤传、耆旧传为名。作者言“因某记或某州记之编纂，其中一部多有人物之记载。致单独编著人物志者，遂逐渐减少。再上溯到后汉之人物志，实为此际之图经及风土记之滥觞，再转而演化为地方志，其踪迹显然可知”。认为后汉人物志与魏晋图经、风土记有逐渐发展流变的关系。另外，青山定雄考察了地记在内容上多载传说故实，并对部分故实如尧的传说进行了梳理。最后考察了六朝地记中地名的命名情况。这些探讨对于全面了解六朝地记，具有重要的

^① 辛德勇. 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72.

价值和意义^①。关于地记的文化研究方面，卞东波《中古地记及其文化意蕴》（南京大学本科论文，2008），王卫婷、祁刚《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从地记与宗教、地记与民间信仰方面做了具体探讨，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是部分文献统计不确。2013年以来，区域地记研究较为兴盛，成果主要有湖南师范大学罗梦尘的《六朝荆楚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4），山东师范大学周斌的《六朝荆州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3）、张帆帆《六朝扬州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4）等，注重地记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在研究角度、分析论证上有所局限。

2012年开始，地记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热潮，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学者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及其王教授的硕士、博士生：① 2013年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私撰史籍与文学之关系及其影响研究”课题，其中一部分私撰史籍应该包括地记。前期发表的论文《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文史哲》，2012），以及后来的专著《齐鲁文人与六朝文风》，探讨了六朝地记繁荣的原因、六朝地记的文学特色与影响，这篇文章是目前文学学科内所见的在地记研究上比较全面的资料，代表了当前对地记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但是文章主要从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文学特色、地记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写，并没有涉及地记对地学知识的传承，以及六朝文人的地学修养对于其他文体的影响等。② 研究综述和典籍整理。张帆帆博士的《六朝地记研究述评》（《辽东学院学报》，2016）分别对六朝地记的辑佚情况、地记的名称、起源、体例，做了比较全面的述评。江永红、王琳的《近三十年来六朝私撰地志辑佚与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17）对近30年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这两篇研究综述基本上展示出古今有关六朝地记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③ 关于六朝地记的文学特色。江永红博士《六朝咏物诗与地志咏物类记述之比较——以其兴盛原因、主题类型、文体样式为中心》（《成都大学学报》，2015）、《略论六朝地记之空间性叙述方式》（《名作欣赏》，2013）、《六朝私撰地志中小说化内容书写的演进》（《名作欣赏》，2017）、《六朝私

① 青山定雄. 六朝之地记 [J]. 中和月刊. 见于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

撰地志中的鬼神描写——兼与戏曲中同类作品的比较》(《成都大学学报, 2017》)、《六朝私撰地志中的民间传说探论——就“梗概与繁复”与林继富先生商榷》(《学术界》, 2017), 张蓓蓓《任昉〈地记〉编纂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3), 张帆帆《六朝扬州地记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性探论》(《成都大学学报》, 2016), 王昕《论六朝地记与志怪小说——以洞窟故事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8) 等文章, 一方面从传统的“小说”范畴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开始注重地记文献本身的文体特征。

当今地记研究比较薄弱的原因有三: 第一, 学科属性。地记长期被划分在方志学界, 而方志学界仅将其当作方志的滥觞简单叙述。第二, 文体属性。地记不隶属于具有情感性、审美性的诗词文等传统文学体系, 但在文体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 研究角度。没有充分认识到杂记文献作为一个时代知识基础的价值, 没有认识到它可以引起整个时代文体的新变。

二、魏晋地记研究的文献基础

《隋书·经籍志》所载的记体文献, 与唐宋之后所产生的单篇记文类不同, 均以著述的形式存在, 文本形态上都是杂录的形式。分类主要有州郡地记、异物志、山水记、营建记四种形式。

《洛阳记》四卷

《洛阳记》一卷, 陆机撰

《十州记》一卷, 东方朔撰

《娄地记》一卷, 吴顾启期撰

《风土记》三卷, 晋平西将军周处撰

《吴兴记》三卷, 山谦之撰

《吴郡记》一卷, 顾夷撰

《京口记》二卷, 宋太常卿刘损撰

《南徐州记》二卷, 山谦之撰

- 《会稽土地记》一卷，朱育撰
 《会稽记》一卷，贺循撰
 《衡山记》一卷，宋居士撰
 《湘州记》二卷，庾仲雍撰
 《湘州记》一卷，郭仲产撰
 《西京记》一卷
 《西京记》三卷
 《吴郡记》二卷，晋本州主簿顾夷撰
 《随王入沔记》六卷，宋侍中沈怀文撰
 《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神壤记》一卷，记荥阳山水，黄闵撰
 《豫章记》一卷，雷次宗撰
 《三巴记》一卷，譙周撰
 《邺中记》二卷，晋国子助教陆翊撰
 《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齐都官尚书刘澄之撰
 《司州山川古今记》三卷，刘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记》六卷
 《元嘉六年地记》三卷
 《司州记》二卷
 《巴蜀记》一卷
 《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
 《代都略记》三卷
 《益州记》三卷，李氏撰
 《南雍州记》六卷，鲍至撰
 《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释道安撰
 《江记》五卷，庾仲雍撰
 《汉水记》五卷，庾仲雍撰
 《寻江源记》一卷

《地记》二百五十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于上。地记因此得名。以上为地记，是以“记”命名的文献中最为繁盛的一类。

《会稽后贤传记》二卷，钟离岫撰。以地域为界定范围，具有地方色彩的传记。

《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撰，今有整理本。不仅仅记人物，而是分人物、山川、城邑、牧守四部分，显示了这类记体和地学著作的关系。

《洛阳伽蓝记》五卷，后魏杨衒之撰

《庐山南陵云精舍记》一卷

《庙记》一卷

《京师寺塔记》二卷

《华山精舍记》一卷，张光禄撰。从题材看，包括神异、博物和佛事营建，以条目的方式编撰。

综上所述，先唐时期，从时间上看，在周末和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迎来了以著述为体式的记体的生成与繁荣。从撰者看，由儒者而史家而学者而文人，创作者身份的不同说明各类记体虽均命名为记，但其知识流脉不同。从类型上看，汉代记体多为传记。魏晋时，开始分为多种，开始产生新的记体，如地记、行记、风俗记、志异记等，这些记体均带有杂记、条录的文体色彩，而每一类型的记体，都有大量的文献创作，形成了稳定的文体特征。

三、知识传承理论与文体学研究方法

（一）国内“记”文体研究现状

目前尚无关于记体之文体特征与渊源流变之成书，只有曾军论文《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①首次从目录学的角度出发，来梳理记文体的源流变迁，具有开创意义。笔者同样做了这个工作，发现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关于具体的文体研究，目前成果主

^① 曾军. 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 [J]. 江汉大学学报, 2007 (1).

要为山水游记、学记、厅壁记、亭台楼阁记的论著，如王立群的《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①、梅新林的《中国游记文学史》^②、刘成国的《宋代学记研究》^③、刘兴超的《论唐代厅壁记》^④、赵燕的《唐亭台记文体体制及其文化意蕴》^⑤。这些研究均是以唐宋的记体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何李的博士论文《唐代记体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解读，提及了唐代的所有记文类。然而在先唐时期，以著述为体式的一类记体文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关于先唐记体源流的考察，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第一章或绪论里，采用了明清两代的文评。现将各种互见的观点总括一下，其内容主要是：“按《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是符合杂记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的”。这些话语主要是追溯唐宋时期单篇记文类的源头，其中提到《戴记》《学记》《蜀记》等先唐记体。唐宋记文类的主要功能是“叙事识物”，和杂录性的《戴记》《学记》并不相同，而以为“记之名，昉于《戴记》《学记》”，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六朝时期出现的大量地记类文献，以及六朝时期的知识主义转向对唐宋记体文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先唐记体的生成流变以及和唐宋时期单篇记文类的关系，应有一个梳理的过程。

文体研究领域中，学者展开的大多是关于记文类的探讨，如许嘉璐先生《古代文体常识》^⑥有“杂记”一章，分其为台阁名胜记、杂物书画记、山水游记三类，归纳每一类的特点，列出代表作品。主要是对单篇记文类的研究。在各种著作中涉及先唐记体研究的有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⑦，邵传烈的《中国杂文史》^⑧，陈书良、郑宪春的《中国小品文

① 王立群. 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② 梅新林. 中国游记文学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③ 刘成国. 宋代学记研究 [J]. 文学遗产, 2007 (4).

④ 刘兴超. 论唐代厅壁记 [J]. 四川大学学报, 2008 (3).

⑤ 赵燕. 唐亭台记文体体制及其文化意蕴 [J]. 船山学刊, 2007 (1).

⑥ 许嘉璐. 古代文体常识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⑦ 刘叶秋. 历代笔记概述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⑧ 邵传烈. 中国杂文史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史》^①，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②以及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③，以上著作都对记体的概念和记体的源流做了一般理论上的探讨，由于定位在对古代文体做常识性介绍，所以对记体的界定、起源和流变等问题都没有详细的考察。

（二）知识传承理论与文体学

在观念史、思想史之外，还应有支撑这两者的知识史。这是由中国散文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古代的散文创作，从来不是个人意义上的一种活动，它受制于共同的观念与知识背景。地记的存在形态涉及的文献有类书、注文等一些隐藏在文学背后的知识性因素。汉魏六朝地记，不是个人的文学作品，它以汇集的形式，取材于一个时代共有的知识要素。

国内现代学界首先注意到知识谱系的代表人物是葛兆光先生，他的《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主要围绕“知识”和“哲学思想”这个中心，分析了知识和观念两个层次，并区分了“一般知识”和“精英知识”，而且注重学派内部的“思想传统的延续和更新”。作者的这些分析很有见地，也启发了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是作者主要关注思想的发展，只是把一般的思想和知识作为广阔的背景，没有涉及知识的传承在具体文献中的体现。另外，此书虽然提出一般知识和精英知识的分化，但只是对知识做了总体性的描述，没有真正地分析知识如何演变为一般士人的知识修养。

国外关于知识传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品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和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这几部作品是关于知识生产与传承的重要理论著作。

知识考古学选择一个时代不同的话语及其话语的基础、关系和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找出该时代共有知识的形成、模式与哲学基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关注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及其出现、模式、演变，继而进行分析或批判。《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从文字、语言的角度对西

① 陈书良，郑宪春. 中国小品文史 [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② 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③ 陈必祥. 古代散文文体概论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